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八回 陡發財一朝成眷屬 狂騷擾遍地索強梁

原來憚老亨用力過猛，他當著盛怒之下，巴不得這一下就要結果了他的兒子。鹹水妹搶過來雙手往上一接，震傷了虎口，不覺喊了一聲：「噯呀！」一面奪過了桑木棍，忙著舀了一碗茶送過來。又去鬆了憚來的綁。方才說道：「這點小事，何必動了真氣！老爺不要氣壞了自己，我還有說話商量呢。」這憚老亨一向在鄉下耕田，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爺，那裡有人去叫過他一聲老爺的呢，此刻忽然聽得鹹水妹這等稱呼，弄得他週身不安起來。然而那個怒氣終是未息，便說道：「偷了許多銀紙還算是小事，當真要殺了人才算大事麼！阿姑你便饒了他，我可饒他不得！此刻銀紙交還了你，請你點一點，我便要帶他回去治死了他，免得人家說起來，總說我憚老亨沒家教，縱容兒子作賊。」說著，又站起來，揮起拳頭，打將過去。鹹水妹連忙攔住道：「老爺有話慢慢說。等我說明白了，你就不惱了。」說罷，便把上岸遇見憚來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我因為看他為人忠厚，所以十分信他敬他。就是他拿了這五百多元，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，必是有人唆弄他的。他雖然做了這個事，到底還是忠厚。若是別人，既然開了我的鐵櫃，豈有不盡情偷去之理。就是銀紙，一起放著的，也有十二三卷，他只拿得兩卷，還有多少鑽石、寶石、金器、首飾，都在裡面，他還絲毫沒動。這不是他忠厚之處麼。所以我前天回來，看見鐵櫃開了，點了點錢，只少了五百多元，我心中還自好笑，這個就像小孩子偷兩文錢買東西吃的行為。我還耽著心，恐怕他懼罪，不知逃到哪裡去，就可惜了這個人了。難得老爺也這般忠厚，親自送了來。我這一向本來有個心事，今天索性說明白了：我從十八歲那年，在這裡香港做生意，頭一個客人就是個美國人，一見了我就歡喜了，便包了我，一住半年。他得了電報要回去，又和我商量，要帶我到美國，情願多加我包銀。我便跟他到美國去了，一住七年，不幸他死了。這個人本是個富家，他一心只想娶我，我也未嘗不肯嫁他；然而他因為我究竟擔了個妓女的名字，恐怕朋友看不起，所以遲遲未果。他卻又不肯另娶別人，所以始終未曾娶親。他臨死的時候，寫了遺囑，把家財分給我二萬，連我平日積蓄的也有萬把。我想有了這點，在美國不算甚麼，拿回中國來，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，所以附了公司船回來。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。見他十分老實可靠，他雖然無意，我倒有意要嫁他了。我在外國住了七八年，學了些外國習氣，不敢胡亂查問人家底細；後來試探了他的口氣，知道他還沒有娶親，我越發歡喜。然而他家裡的人是怎樣的，還沒有知道，此刻見了老爺也是這等好人，我意思更加決定了。但不知老爺的意思怎樣？」

憚老亨聽了，心中不覺十分詫異，他何以看上了我們鄉下人。娶了他做媳婦，馬上就變了個財主了。只是他帶了偌大的一分家當過來，不知要鬧甚麼脾氣。倘使鬧到一家人都要聽他號令起來，豈不討厭。心中在那裡躊躇不定。鹹水妹見他遲疑，便道：「我雖然不幸吃了這碗飯，然而始終只有一個客，自問和那胡拉亂扯的還不同。老爺如果嫌到這一層，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，我便情願做了侍妾。」憚老亨吐出舌頭道：「我們鄉下人，還講納妾麼！」鹹水妹道：「那麼就請老爺給個主意。」憚老亨還自沉吟。鹹水妹道：「老爺不要多心。莫非疑心到我帶了幾個錢過來，怕我仗著這個，在翁姑、丈夫跟前失了規矩麼？我是要終身相靠的，要嫁他，也是我的至誠，怎肯那個樣子呢。」憚老亨見他誠懇，便歡喜起來，一口應允。鹹水妹見他應允了，更是歡喜。只有那憚來在旁邊聽得呆了，自己也不知是歡喜的好，還是不歡喜的好，心裡頭好像有一件東西，在那裡七上八下，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。

鹹水妹便拿了兩張銀紙給憚來，叫他帶著老老，先去買一套光鮮衣褲、鞋襪之類，憚老亨便登時光鮮起來。又叫了裁縫來，量了他父子兩個的衣裁，去做長衣。因為憚老亨住在這裡不便，又買了一份鋪蓋，叫他父子兩個，先到客棧裡住下，一面另尋房屋。不到兩天，尋著了一處，便置備木器及日用家私，搬了進去。擇了吉日迎娶，一般的鼓樂彩輿，鳳冠霞帔，花燭拜堂，成了好事。那女子在美國多年，那洋貨的價錢都知道的，到了香港，看見香港賣的價錢，以為有利，便拿出本錢，開了這家洋貨店。

我打聽得這件事，覺得官場、士類、商家等，都是鬼域世界，倒是鄉下人當中，有這種忠厚君子，實在可歎。那女子擇人而事，居然能賞識在牝牡驪黃以外，也可算得一個奇女子了。

勾當了幾天，便回省城。如此來來去去，不覺過了幾個月。有一天，又從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。船到了省河時，卻不靠碼頭，只在當中下了錨，不知是甚麼意思。停了一會，來了四五艘舢舨，搖到船邊來；二三十個關上杆子手，一擁上船，先把各處艙口守住，便到艙裡來翻箱倒匣的搜索。此時是六月下旬天氣，帶行李的甚少。我來往向來只帶一個皮包，統共不過八九寸長、五六十寸高，他們也要開了看看，裡面不過是些筆墨帳單之類，也舀了出來翻檢一遍；連坐的藤椅，也翻轉來看過；甚至客人的身上，也要摸摸。有兩起外省人，帶了家眷從上海來，在香港上岸，頑了兩天，今天才附了這個船來的，有二三十件行李，那些杆子手便逐一翻騰起來，鬧了個亂七八糟。也有看了之後，還要重新再看的；連那女客帶的馬桶，也揭開看過；夜壺箱也要開了，把夜壺拿出來看看。忽然又聽得外面「訇」的一聲，放了一響洋槍，嚇得人人驚疑不定。忽然又在一個搭客衣箱裡，搜出一桿六響手槍來，那杆子手便拿出手銬，把那人銬住了，派人守了。又搜索了半天，方才一哄而去。

我要到外面看時，艙口一個關上洋人守著，搖手禁止，不得出去。此時買辦也在艙裡面，我便問為了甚麼事。買辦道：「便是連我也不知道。方才船主進來，問那關上洋人，那洋人回說不便泄洩。正是不知為了甚麼事呢。」我道：「已經搜過了，怎麼還不讓我們出去？」買辦道：「此刻去搜水手、火夫的房呢，大約是恐怕走散了，有搜不到的去處，所以暫時禁止。」我道：「剛才外面為甚麼放槍？」買辦道：「關上派人守了船邊，不准舢舨搖攏來。有一個舢舨，不知死活，硬要搖過來，所以放槍嚇他的。」我聽了不覺十分納悶，這個到底為了甚麼，何以忽然這般嚴緊起來。

又等了一大會，杆子手又進來了，把那銬了的客帶了出去。然後叫一眾搭客，十個一起的，魚貫而出。走到船邊，還要檢搜一遍，方才下了舢舨，每十個人一船，搖到碼頭上來。碼頭上卻一字兒站了一隊兵，一個藍頂花翎，一個晶頂藍翎的官，相對坐在馬鞍上。眾人上岸要走，卻被兩個官喝住。便有兵丁過來，每人檢搜了一遍。我皮包裡有三四元銀，那檢搜的兵丁，便拿了兩元，往自己袋裡一放，方放我走了。走到街上，遇著兩個兵勇，各人扛著一枝已經生鏽的洋槍，迎面走來。走不多路，又遇了兩個。一逕走到名利棧，倒遇見了七八對，也有來的，也有往的。

回到棧裡，我便問帳房裡的李吉人，今天為了甚麼事，香港來船，搜得這般嚴緊，街上又派了兵勇，到底為了甚麼事。吉人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昨夜二更之後，忽然派了營兵，在城裡城外各客棧，挨家搜查起來，說是捉拿反賊。到底是誰人造反，也不得而知。我已經著人進城去打聽了。」我只得自回房裡去歇息，寫了幾封信。吃過午飯，再到帳房裡問信。那去打聽的伙計已經回來了，也打聽不出甚麼，只說總督、巡撫兩個衙門，都箭了重兵，把甬道變了操場，官廳變了營房，還聽說昨天晚上，連夜發了十三枝令箭調來的，此刻陸續還有兵來呢。督撫兩個衙門，今天都止了轅，只傳了臬臺去問了一回話，到底也不知商量些甚麼。城門也嚴緊得很，箱籠等東西，只准往外來，不准往裡送；若是要送進去，先要由城門官搜檢過才放得進去呢。兩縣已經出了告示，從今天起，起更便要關閘（街上柵欄，廣東謂之閘）。我道：「這些都不過是嚴緊的情形罷了。至於為了甚麼事這般嚴緊，還是毫無頭緒。」

正說話時，忽聽得門外一聲吶喝。回頭看時，只見兩名勇丁在前開道，跟著一壓馬，馱著一個骨瘦如柴，滿面煙色，幾莖鼠鬚的人，戴著紅頂花翎。我們便站到門口去看，只見後頭還有五六匹馬，馬上的人，也有藍頂子的，也有晶頂子的。幾匹馬過去後，便是一大隊兵；起先是大旗隊；大旗隊過去，便有一隊扛叉的；扛刀的，扛長矛的；過完這一隊，又是一隊擡槍；擡槍之後，便是洋槍隊。最是這洋槍隊好看；也有長桿子林明敦槍的，也有短桿子毛瑟槍的，有拿槍扛在肩膀上的，有提在手裡的，有上了槍頭刀的，有不曾上槍頭刀的。路旁歇了一擔西瓜，一個兵便拿槍頭刀向一個西瓜戮去，順手便挑起來。那瓜又重，瓜皮又脆，挑起來時，便破開了，「豁刺」一聲，掉了下來，跌成七八塊。那兵嘴裡說了一句。我聽他這一句，是合肥人罵人的村話，方知道是

淮軍。隨後來的兵，又學著拿槍頭刀去戮。嚇得那賣西瓜的挑起來要走，可憐沒處好走。我便招手叫他，讓他挑到棧裡避一避，賣瓜的便踉踉蹌蹌挑了進來，已經又被他戮破一個了。賣瓜的進來之後，又見一個老婆子，手裡拿著一個碗，從隔壁雜貨店裡出來，顛巍巍的走過去。不期誤跼了那跌破的西瓜，仰面一交跌倒，手裡那碗便擗了出去打破了。碗裡的醬油潑了出來，那一個兵身上穿的號衣，濺著了一點。那兵便出了隊，抓住那老婆子要打。那老婆子才爬了起來，就被他抓住了，嚇得跪在地下叩頭求饒，還合著掌亂拜；又拿自己衣服，代他拭了那污點。旁邊又走幾個人，前去排解，說他年紀大了，又不是有心的，求你大量饒了他罷，那個兵方悻悻的胡亂歸隊去了。這洋槍隊過完之後，還有一個押隊官，戴著硃頂子，騎著馬。看他過完之後，我們方進來。大家議論這一隊兵，又不知是從甚麼地方調來的了。此時看大眾情形，大有人心惶惶的樣子。

我想要探聽這件事情的底細，在帳房裡坐到三點多鐘。忽又見街上一對一對往來巡查的兵都沒了，換上了街坊團練勇，也是一對一對的往來巡查，手中卻是拿的單刀藤牌，腰上插了六響手槍。這些團練勇都是土人，吉人多有認識的，便出去問為甚麼調了你們出來，今天到底為了甚麼事。團練勇道：「連我們也不知道，只聽吩咐查察形跡可疑之人。上半天巡查那些兵，聽說調去保護藩庫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知道是有了強盜的風聲；然而何至於如此的張惶，實在不解。只得仍回房裡，看一回書，覺得煩熱，便到後面露臺上去乘涼。

原來這家名利棧，樓上設了一座倒朝的客廳，作為會客之地。廳前面是一個極開闊的露臺，正對珠江，十分豁目。我走到外面，先有一個人在那裡，手裡拿著水煙筒，坐在一把皮馬鞍上，是一個同棧住的客人。他也住了有個把月，相見得面也熟了，彼此便點頭招呼。我看他那舉動，頗似官場中人，便和他談起今天的事，希冀他知道。那客道：「很奇怪！我今天進城上院，走到城門口，那城門官逼著住了轎，把帽盒子打開看過；又要我出了轎，他要驗轎裡有無夾帶，我不肯，他便拿出令箭來，說是制臺吩咐的，沒法，只得給他看了，才放進去。到了撫院，又碰了止轎，衙門裡箭了許多兵，如臨大敵。我問了巡捕，才知道兩院昨夜接了一個甚麼洋文電報，便登時張惶起來。至於那電報說些甚麼，便連簽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。」

正說話時，有客來拜他，他就在客廳裡會客。我仍在露臺上乘涼。聽見他和那客談的也是這件事，只是聽不甚清楚。談了一會，他的客去了。便出來對我說道：「這件事了不得！剛才我敝友來說起，他知道詳細。那封洋文電報，說的是有人私從香港運了軍火過來，要謀為不軌。已經挖成了隧道，直達萬壽宮底下，裝滿了炸藥，等萬壽那天，闖城官員聚會拜牌時，便要施放。此刻城裡這個風聲傳開來了，萬壽宮就近的一帶居民鋪戶，膽小的都紛紛搬走了。兩院的內眷，都已避到泮塘（地名）一個鄉紳人家去了。」我吃了一驚道：「明天就是二十六了，這還了得！」那客道：「明天行禮，已經改在制臺衙門了。」

正是：如火如荼，軍容何盛；疑神疑鬼，草木皆兵。未知這件事鬧得起來與否，且待下回再記。